



瘟疫病方論卷之十六

疫病篇

喻昌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凄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天札。物無疵痏。太和之氣瀰滿乾坤。安有所謂瘟疫哉。然而周禮儺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則瘟疫之由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爲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充寒其間。俾痰氣潛消。乃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已芝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

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脉法中。叔和不爲細繹。究竟所指之疫。仍爲傷寒。傷溫。傷暑。熱之正病耳。夫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爲疫矣。以故鷄瘟死。雞猪溫死。猪牛馬溫死。牛馬推之于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際。疫病甚行。大率春夏之交爲甚。蓋溫暑熱濕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况于連牀並榻。

沿門闔境。共釀之氣。益以出戶戶亟。載道腐墮。燔柴掩  
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上混蒼天清淨之氣。下敗水土  
物產之氣。人受之者。親上親下。病從其類。有必然之勢。  
如世俗所稱大頭瘡者。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所  
稱蝦蟆瘡者。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所稱瓜瓠瘡  
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所稱疙瘩瘡者。遍身紅  
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稱絞腸瘡者。腹鳴乾嘔。水瀉不  
通者是也。所稱軟脚瘡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  
小兒痘瘡尤多。以上疫證不明治法。咸委刦運。良可傷

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是以墮落  
叔和坑塹曾不若俗見摸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呂  
幸微窺仲景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陰陽俱緊者  
至臍築湫痛命將難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關發典理全  
非傷寒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門變病之總所謂  
赤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自不識矣篇中大意謂  
人之鼻氣通於天故陽中霧露之邪者爲清邪從鼻息  
而上入于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  
瘟蝦蟆痘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于地故陰中水土之

邪者爲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于陰。入則其人必先內憚。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臍築湫痛。正與俗稱絞腸瘻。軟脚瘻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佈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爲濁。營衛不通。血凝下流。其釀變即現。中焦俗稱瓜瓠瘻。疣瘻瘻等證。則又陽毒瘧。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爲一內外不通。藏氣熏蒸。上焦怫鬱。則口爛食斷。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藏府。則爲瘡膿。營氣前通者。因召

客邪。噫出聲溫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營衛漸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廊而入。瘟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分區。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故聲啞咽塞口爛食斷者亦復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傷

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卽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  
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硬。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  
漫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裡諸法。有何干涉。奈  
何千年慣慣。試折衷以聖言從前謬迷。寧不渙然永釋。  
哉治法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爲上  
也。邪旣入。則以逐穢爲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  
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  
逐之。兼以解毒。營衛旣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或問春  
夏秋。蒸氣成疫。豈冬溫獨非疫邪。予曰。冬月過溫。腎氣

不藏。感而成病。正與不藏精之春溫無異。計此時有春。  
無冬。三氣卽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風驟發。則蒸氣化爲  
烏有矣。是以西北土高地燥。卽春夏氣難上升。何況冬  
月之凝沴。東南土地卑濕。爲霧露之區。蛇龍之窟。其溫  
熱之氣得風以播之。尙有可耐。設曰暮無風。水中之魚  
衣中之風。且爲飛揚。況於人乎。蒸氣中原雜諸穢。益以  
病氣死氣。無分老少。觸之卽同一病狀矣。此時朔風了  
不可得故。其氣轉積轉暴。雖有薰風。但能送熱。不能解  
涼。盛世所謂解溫阜財者。在兵荒。反有注邪佈穢之事。

叔和以夏應大熱而反大寒爲疫。詎知大寒正疫氣消弭之候乎。故疫邪熾甚。惟有北方始能消受。詩惡諧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燄。析義精矣。

林起龍曰：張鳳達之著《傷暑全書》也，翻古人之成案，妙生心之化裁，可謂善於立言者矣。第疫證引說不明，關係醫學非小。雖以東垣之淵通，丹溪之博洽，亦隨俗相沿，未有確解。近西江喻嘉言先生，以通今博古之才，著開天闢地之論，掃叔和之穢，闡仲景之奧，不剿陳言，獨標新義，從來迷謬，渙然冰釋。至于治法，高出千古。直發

前人所未發誰謂今人不及古人之精乎蓋天地以生  
物爲心寒熱溫涼四氣通運萬古不易人生其間感觸  
寒暑而病者皆其起居無時飲食不節氣虛體弱自行  
犯之非寒暑之過也然亦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若以  
寒暑爲殺厲之氣觸之卽病則人無噍類久矣豈天地  
生人自然之道哉至非其時而有其氣謂之不正之氣  
則可謂之疫氣則非也何也不正之氣人感之者有病  
有不病未可一槩論也若夫疫氣則不論富貴貧賤老  
幼男女強弱虛實沿門闔境傳染相同人無得免者此

惟大兵大荒之後。有之而饑饉之年尤甚。流離滿野。道殣相望。或趨鄉鎮。或集郡邑。或聚都城。安置失所。賑濟寡術。九重萬里。呼籲無門。三五爲羣。死無虛日。千日一塚。埋藏不深。掩蓋不厚。時至春和。地氣轉動。浮土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氣尸氣。濁氣穢氣。隨地氣上升。混入蒼天清淨之氣。而天地生物之氣。變爲殺物之氣。無形無影無聲無臭。從口鼻而入。直犯臟腑。正氣閉塞。邪氣充斥。頃刻云亡。莫可救藥。說文云。疫者。民皆病也。厲鬼爲災。斯名疫耳。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先王掩骼

埋尙正以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誠恐齷齪穢惡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補造化大無功也蓋以人在氣交之中如魚在水毫渣滓混雜不得設川澤潑灰池塘入油魚鮮有得生者人受疫氣何以異此是以自古聖君賢相參贊化言燮理陰陽消弭疫端于平曰捍患禦災煮粥施藥救濟疫害于臨時人無橫夭世躋雍熙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澤及枯骨而夏秋不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近有好事之輩設立賣廠每于小兒出痘之

年購求天亡屍骸。雖經埋塞。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  
焚燒。烈焰張熾。腥聞于天。神人掩鼻。毒氣熏蒸。惡味氤  
氳流行。傳染以致。嬰孩生出一等怪證。似痘非痘。似疹  
非疹。似癩非癩。一二日間。卽涉危篤。雖有良醫。莫敢措  
手。共相詫愕。咸謂天生異灾。不知致此之由。頗年以來。  
冤枉赤子。何啻數萬。離城二三十里。卽無此證。豈非明  
驗歟。嗟嗟。異端妖術。惑世誣民。昧者反以爲善。聚衆譁  
之。斂財助之。此倡彼和。奔走若狂。揆之先王。掩骼埋胔。  
之義。不大相乖舛耶。因成疫證。而並及之。以望世之學。

醫者加之意焉

劉宏璧曰。讀兩先生序論。令我惻然感慨矣。常觀普同塔所作。未嘗不慙慄於心。益充積不理。如委溝壑耳。及見孟蘭會。乃聚骨若山。甚至刨掘搜尋以投於烈焰中。釋氏妄誕若此。愚昧競相信從。不明先王之道。深可嘆也。更有惑於風水者。停置平陽。莫顧爍石流金之炎暑。任其蒸曝。殊堪悲憫。嗟夫。疫癘之不絕于太平盛世者。何哉。要皆此輩有以釀成之耳。安得取嘉言。北海此說家喻而戶曉之也歟。

吳又可曰。疫癘之邪從口鼻而入。舍于伏春之內。去表不遠。附胃亦近。乃表裡之分界。卽內經瘧論所謂橫連膜原者也。其熱淫不正之氣。本氣充滿者。或不受邪。適有內因。便乘外因。感之淺者。或俟有觸。而發。若感之深者。中而卽病也。其始陽格于內。營衛運行之機。阻抑于表。遂覺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至陽氣困鬱。而通厥回。而中外皆熱。昏昧不爽。將熱自汗。此時邪伏膜原。縱使有汗。熱不得解。必俟伏邪已潰。表氣潛行于內。精氣自內達表。表裡相通。振慄大汗。邪方外出。此名戰汗脉。

靜身涼而愈也。若伏邪未盡必復發熱其熱有久有淺  
因所感之輕重也。因元氣之盛衰也要皆始先惡寒既  
而發熱至于發出方顯變証其證或從外解或從內陷  
外解則易內陷則難更有先後表裡不同有先表後裡  
者有先裡後表者有但表而不復裡者有但裡而不復  
表者有表而裡再表者有裡而表再裡者有表裡分傳  
者有表多于裡者有裡多于表者爲此九轉從外解者  
或發煩或戰汗或自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滿腹  
中痛燥結便秘熱結旁流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譫語